

纪弦
余光中
洛夫
郑愁予
席慕蓉
黄灿然
.....

04

谭五昌 著

在北师大 课堂讲诗

台港澳专輯

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台港澳专辑

在北师大 课堂讲诗

谭五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7N13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 台港澳专辑 / 谭五昌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1

ISBN 978-7-5613-9688-9

I. ①在… II. ①谭… III. ①诗歌评论—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3289号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台港澳专辑)

ZAI BEI SHIDA KETANG JIANG SHI (TAI-GANG-AO ZHUANJI)

谭五昌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 / 张佩 宋媛媛

责任校对 / 彭燕

封面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 × 1050mm 1/16

印 张 / 24

插 页 / 2

字 数 / 390千

印 数 / 1—2000

版 次 /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688-9

定 价 / 5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序

我一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敏感的文体，中国当代诗歌长期扮演着导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先锋角色，成为诸多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现象的先声与先导。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之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启发，20世纪80年代初期诗坛萌生的文化寻根诗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时盛行的寻根小说潮流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蔚为大观的以日常生活叙事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代”诗歌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席卷文坛的新写实小说风潮的美学回响，如此等等，无不有力地彰显出中国当代诗歌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与价值。此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诸多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均有深厚的诗歌修养，其中不少作家有过诗歌的创作经历与经验，有些作家至今还在坚持写诗。总之，今日中国作家对于当代诗歌的阅读与写作大大提升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与审美品位，当代诗歌依然是守护当代文学“文学性”标准的最合理的文体。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诗歌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它的文学地位、审美精神价值实际上从未被边缘化，反而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开设了“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这门课程。说实话，在当下诗歌被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中，我开始时对这门课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抱期待，我想，能够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任务就应知足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上对这门课程表现出颇高的参与热情，他们在课堂上对我关于当代诗人的诗歌解读与讲授予以积极主动的呼应。不仅如此，一些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与部分北师大文学院访问学者也闻讯进入我的诗歌课堂，大家围绕着某位诗人的创作或一首具体作品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有时意见分歧，激烈碰撞，将诗歌课堂上自由的学术气氛营造得颇为热烈，令我甚感欣慰。其中，不少对当代诗歌热情极高的同学在课间与我进行交流的时候，极力鼓动我把课堂讲诗进行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最后出版成书。青年学子对于当代诗歌有如此饱满的热情，难能可贵，于是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从2011年开始，不知不觉，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及与学生们对话讨论的录音工作已连续进行了五个学年。五年下来，“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这门课程让我感到最有收获的一点是，通过对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那些具代表性的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比较系统的阅读与鉴赏，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均有了较太程度的提升，文学的敏感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而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学习，学生们已经消除了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偏见，认识到中国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体的先锋性角色，以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工作多年的学者，我自认为目前新诗的教育工作及推广普及工作在国内高校及中学校园做得相当不够，可以说非常欠缺，这情形令人忧虑。新诗教育工作是对当代人进行审美情感教育、生命伦理教育、道德理想教育的系列性教育工程，意义至为重大。因而，我本人能够在新诗教育工作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然是很有意义的。

2017年恰逢新诗百年（1917—2017）这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在某种时间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双重感召下，从2017年年初开始，我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心血集中整理五年来积累的课堂讲诗录音文字稿，并且决定将它总体命名为《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因为我每一学年在课堂上所讲解的诗人与作品均

不同，讲课内容有其独立性，所以我决定以五辑的形式出版这套《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前面三年我主讲中国大陆老中青几代具有代表性诗人的诗歌创作，后面两年主讲台港澳地区代表性诗人以及海外华语诗人的诗歌创作，由此对应性地将这五本书命名为《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一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二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三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台港澳专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海外专辑）。力图以一种非常宽宏的文化视野全方位、立体化地勾勒出地域辽阔、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诗歌版图，冀望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人们为之骄傲。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全五辑以一种具现场感的讲诗、解诗的鲜活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所采用的对话体、口述体近些年也颇为流行，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与喜欢。我真诚希望借着这五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和喜欢中国当代诗歌或目前对中国当代诗歌知之不多但存有学习之心的莘莘学子与诸多诗歌爱好者，共同分享我们所喜欢、所热爱的某位或若干位当代诗人的诗歌艺术 with 精神世界。同时，我也特别希望以此为媒介与平台，与海内外有见识、有情怀的诗人与新诗研究专家们一起，共同完成对这套书中所有诗人的作品解读，利用他们出色的诗学智慧与审美鉴赏能力，为众多与现代汉语共同成长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镀上一层诗意的光芒。

我最终的梦想是，当我和我的学生们在北师大小小的课堂上讲诗、论诗、赏诗并且诵诗之时，在这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在这有现代汉语生根开花的星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国当代诗歌美丽、活泼的音节在回响，都能听到充满艺术魔力的现代汉语的清音在宇宙中飞扬。

是为序。

谭五昌

目 录

第一讲	纪弦诗歌解读	001
第二讲	覃子豪、周梦蝶诗歌解读	027
第三讲	余光中诗歌解读	053
第四讲	洛夫诗歌解读	075
第五讲	罗门诗歌解读	100
第六讲	向明、管管诗歌解读	121
第七讲	商禽诗歌解读	146
第八讲	痖弦、郑愁予诗歌解读	161

第九讲	
蓉子、席慕容诗歌解读	191
第十讲	
夏宇诗歌解读	220
第十一讲	
白灵、焦桐、方明诗歌解读	241
第十二讲	
颜艾琳、唐捐诗歌解读	268
第十三讲	
陈黎、陈克华、瓦历斯·诺干诗歌解读	291
第十四讲	
犁青、梁秉钧诗歌解读	318
第十五讲	
黄灿然诗歌解读	337
第十六讲	
姚风诗歌解读	361
后记	
	375

第一讲 纪弦诗歌解读

时间：2014年3月4日

地点：北师大四教102教室

主讲教师：谭五昌

听众：北师大2013级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谭五昌：本学期的“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将对台、港、澳地区的现代诗创作进行梳理。我们先来讲台湾的现代诗创作。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成就，由大陆诗歌和台湾诗歌来体现，这基本上已是诗歌界的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现代诗重镇，这一点大家也都明白。我们讲台湾当代诗歌，先从纪弦开始。纪弦出生在大陆，但他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的诗歌史地位相较于一些比他出道早的台湾前辈诗人还要高。从文本的意义上来说，纪弦是台湾现代诗的鼻祖，这是我把纪弦作为台湾当代诗歌开讲诗人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纪弦的简历。纪弦生于河北，原名叫路逾，笔名路易士，这个笔名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是很有名的。纪弦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大陆去了台湾，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诗人，由此可见，台湾的现代诗与大陆的现代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同出一个母体。假如没有大陆的现代人去台湾，进行现代诗的启蒙运动工作，台湾当代诗歌就难以取得现在的成就，也没有现在的这种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纪弦在1936年遇到了从海外归来的现代诗人戴望舒，还有徐迟、吴奔星等，私交甚好。我认为同纪弦在创作上碰撞出了火花的诗人是戴望舒，他们共同创办了《现代诗》月刊。1948年，由于生活和时局的原因，纪弦去了台湾。他是一个典型的诗人、文人，没有多少谋生手段，生活过得很艰

辛。在大陆的时候他就非常落魄，到了台湾，他的生活同样非常糟糕，但是他对现代诗有着疯狂的热情。在我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一把火，从中国大陆燃烧到了台湾岛。我的周围也有类似的诗人，物质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心和灵魂，都交给了诗歌。他们命运的困顿、生活的艰难和他们对于诗歌的热情，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对称状态。

1953年，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年份：纪弦创办了《现代诗》。1956年，纪弦又发起了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创立了现代派。这个平台上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很多人对纪弦都十分尊敬。纪弦提出了现代派的六大信条，限于当时的形势，他的诗学主张中也夹带着一些意识形态的成分，同新诗关系不大。纪弦真正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是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横的移植”这样一个概念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年轻的现代诗人对这个观点和纪弦本人都极其拥戴。纪弦将现代派的旗帜高举了六年，后来因为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再加上遭到众多反对派的理论围剿甚至人身攻击，只好偃旗息鼓。这些事情在纪弦诗作《四十岁之惶恐》里真实地叙述了出来，我读了之后很有感触。诗的大致内容是说有人骂他，到处给他设陷阱，甚至恐吓、威胁他，以至于使他心力交瘁，筋疲力尽。诗人在这首诗中激愤地指出：你们之所以这样嫉妒我、陷害我，是因为你们的灵魂很丑陋。从中显示了诗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得纪弦留在台湾，继续进行现代诗的创作。

文人相轻的传统是古已有之的，纪弦的生活和创作都深深地受到这种不良习气的影响。所以，他高举的现代派诗歌旗帜，大概只飘扬了六年，到了1962年，他的追随者就烟消云散了。纪弦自此以后就如同“孤狼”一样，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坚持他的创作。但纪弦诗歌创作的最辉煌时期，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了1976年，纪弦年纪也大了，对于台湾的环境又不是很适应，他便赴美定居，在美国期间也偶有作品问世，虽然也出手不凡，但他的辉煌期毕竟已经过去了。

纪弦虽然历经坎坷，但总体上心态还是很好的。他曾经作诗以原野上的“孤狼”自喻，虽自喻为“狼”，但却以安静的“羊”的心态面对一切，可以说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他有一种受伤的孤独心境，但又有一种看破红尘

的淡定，所以他才能如此高寿——活到了100岁。

我们现在将纪弦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大的阶段或时期：一、大陆时期，指1929年到1948年；二、台湾时期，指1949年到1976年；三、美国时期，指1976年以后。这实际上是纪弦的三个人生阶段，按照诗人的人生阶段对诗人的创作阶段进行划分是一个角度。当然，这样一个角度并不是很合理的。最为合理的诗人创作阶段的划分，应该是根据其诗学风格的变化来进行的。不过纪弦诗歌的风格前后变化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对于他来说，按其人生阶段划分其诗歌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同学们要注意，对诗人的创作进行分期时可以参考一些著名的、严谨的评论家的观点，同时注意不要将诗人创作阶段划分得过于琐碎，要尽量显示学理性。

纪弦早期即大陆时期的诗作，更多的是表达一个现代中国人内心世界的焦灼、痛苦、寂寞和迷惘等情绪，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我们将纪弦定位为中国的现代派诗人，台湾当代诗坛现代派旗手、领军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诗歌以戴望舒、卞之琳、纪弦（在当时叫路易士）等为代表——其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呈现出丰富的中国经验，不像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走入了一个比较虚无的、绝望的境地。我们中国的诗人基本上都有一种入世的思想，其精神的底蕴、文化的底蕴主要还是儒家思想，所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汉语诗人没有完全看破红尘，也没有特别绝望、空虚、颓废。包括我们所说的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也是这样的。朦胧诗作为中国的现代派诗歌，同西方的现代派有着明显的区别，简单说来，朦胧诗是现代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奇妙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诗歌。这一点在朦胧诗的前辈——纪弦那里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纪弦早年在大陆的诗歌创作，虽然奉现代主义为圭臬，但也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对这个世界有着浪漫主义式的情感和体验的。

纪弦的第二个创作阶段，主要指1949年到1976年他在台湾的时期。其诗歌创作的现代主义特色比较明显，将现代主义美学精神予以颇为充分的展现，表现了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感受和体验，存在主义色彩比较明显。

纪弦的第三个阶段是他的晚年阶段，他移居到了美国。这个时期其诗歌特征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诗人年纪大了，没那么先锋了，作品中的理

性成分在增加，现实感也在增强。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具体的文本，先来看看纪弦早期的几首诗作。诗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感受和经验。《摘星的少年》是诗人在少年时代创作的，带有当下人们所说的“青春写作”的特点——天才诗人海子就是“青春写作”的典型代表。在这里，我提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诗人在青年时代往往能够写出很好的作品，到了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便难以为继，所以许多诗人青年时候的成名作就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这个现象比较普遍，很有意思。但是，在西方，许多诗人与作家越到晚年越能写出好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大家课下可以探讨一下。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纪弦的《摘星的少年》，吴丹丹同学，你来读一下这首诗。

摘星的少年

摘星的少年，
跌下来。

青空嘲笑他。

大地嘲笑他。

新闻记者

拿最难堪的形容词

冠在他的名字上，

嘲笑他。

千年后，新建的博物馆中，

陈列着有

摘星的少年像一座：

左手擎着天狼。

右手擎着织女。

腰间束着的，

正是那个射他一箭的猎户的

嵌着三明星的腰带。

谭五昌：吴丹丹同学，简单说一下你对这首诗的感受吧。

吴丹丹同学：我觉得该诗主要表现了诗人在年轻的时候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情形——由于当时比较年轻，处于成长阶段，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和质疑，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之所以是“摘星的少年”，是从他自己当时的处境来看的，自己的梦想极为遥远，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但是他努力追求，有着美好的愿望。

谭五昌：《摘星的少年》是纪弦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在风格上属于典型的“青春写作”。它书写了一个少年对于世界的梦想，诗中的“星”就代表一个远大的、宏伟的梦想。诗中的少年想去征服世界，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也可以和唐代诗人李贺写下的诗句“少年心事当拿云”做互文性的解读。我觉得这首诗是用一种悲剧性的写法呈现了一个喜剧性、大团圆的结局。“摘星的少年/跌下来”，说明少年的追求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这属于一种魔幻叙事。一个少年追求宏大理想，往往会屡屡受挫，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那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第二节写天空、大地都嘲笑少年，这是很有诗意也很有想象力的。后来出现的“新闻记者”，乍一看来，稍显突兀，但体现了纪弦诗歌一贯的特点：比较接地气，同现实保持着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走向虚无缥缈。纪弦是站在现实的面前发言的，“新闻记者”一词，一下子让这首诗具有了现实的质感，而且具有了时代性。“新闻记者/拿最难堪的形容词/冠在他的名字上/嘲笑他”，“新闻记者”在此代表一种主流的舆论、一种世俗的偏见，象征着对一个追求远大理想的少年的否定。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想象空间很大。

我觉得这首诗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梦想主题，一个是时间主题，梦想和时间是该诗的两个关键词。诗中的少年要去摘星，这是追求远大的梦想或理想。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少年失败了，他要遭受世人的嘲讽，但是如果从历史

的长河来看，在一千年以后，那个幼稚的、梦想摘星的少年，反而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因为少年身上那种敢于追求梦想、无所顾忌的理想主义精神，恰恰是人类最需要的精神品质，体现出了人类潜意识深处的时间信仰与历史信仰。

这首诗的时间跨度很大，从现在跳到了未来，纵贯千年——“千年后，新建的博物馆中/陈列着有/摘星的少年像一座”。再看下面的诗句：“左手擎着天狼/右手擎着织女”，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少年的形象便矗立在读者眼前。

“腰间束着的/正是那个射他一箭的猎户的/嵌着三明星的腰带。”从这里看，这首诗还具有戏剧性成分。大家想想，少年在摘星时是怎么跌下来的呢？从诗的语境来看，是那个猎户暗中射了少年一箭，将他射伤了。当然，这是寓言性的叙事，少年本来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由于遭到了以猎户为代表的生活中的敌人或对手的暗算，他的梦想在中道夭折了。“猎户”在这里只是一个意象符号，并不是真正的猎户，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对立面。在这个寓言化的故事中，摘星的少年最终成了一个超级文化英雄，被后世的人们膜拜。

我觉得这首诗的主题非常深刻，具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它启示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远大的理想，如何对待追求宏伟梦想的行为，尤其是少年的追梦行为。这首诗对所有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部精神启示录：年轻人绝不能满足于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更不能在追求物质的满足中忘记了自己心中那个原初的最绚丽、最动人的梦想。什么样的青春才是最有意义的青春？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就像小说家杨沫在《青春之歌》中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摘星的少年》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该如何谱写自己的青春。当然，《青春之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叙事，而这首诗超越了意识形态，具有思想启示的永恒性价值。它深刻地启示我们，一个年轻人，或者说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如果不用高远、宏大的理想来提升自己的生活与生命，那人类的生命存在就没有什么价值，更不可能具有什么令人敬畏的永恒性价值。纪弦在20多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这样的现代诗，真的令人赞赏。同时，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纪弦现代诗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美学底色。这首诗中的魔幻写法，我们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风格的表现，但整首诗是以浪漫主义为精神底色的，只是借鉴了魔幻叙事的现代主义手法。对于这首诗，在座的同学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刘诗宇同学：诗歌最后两句提到了“三明星”和“猎户”，“三明星”

和“猎户”之间是有关系的，“三明星”本身就是猎户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摘星的少年在一千年以后也变成了星星，这里边存在着一个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当年追逐的东西，也是他后来所变成的东西。总的说来，这首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千年前，一部分是千年后，少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变成了星星，这里边也隐含着一种非常无奈的情绪，即就算他摘到了星星，但是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他在当时并没有享受到快乐，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

谭五昌：我再补充一下，这首诗用的是魔幻叙事与寓言化叙事，并不是那个少年真的爬到半空中跌下来摔伤了，这里所表现的只是诗人的心灵幻象。诗人想说，作为一个年轻人，梦想应该很高远，要追求人类最好的理想。虽然年轻人在追梦时可能会失败，但是这种对于梦想的追求将在精神领域获得永恒价值。

总体而言，这首诗的风格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风格，虽然有些朦胧，但是可以看懂，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纪弦的下一首诗《火灾的城》，汪诗琴同学，请你来读一下吧。

火灾的城

从你的灵魂的窗子望进去，
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
我看见了无消防队的火灾的城
和赤裸着的疯人们的潮。

我听见了从那无垠的澎湃里
响彻着的我的名字，
爱者的名字，仇敌们的名字，
和无数生者与死者的名字。

而当我轻轻地应答着

说“唉，我在此”时，
我也成为一个
可怕的火灾的城了。

谭五昌：汪诗琴，你读过这首诗之后有什么感受？

汪诗琴同学：我觉得这首诗有一种现代主义的色彩，因为诗中所说的“火灾”，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洋溢着一种热烈的情绪，感觉是诗人内心情绪的一种释放。

谭五昌：这首诗确实有一些朦胧诗的味道。哪位同学觉得自己读懂了？关键是要理解诗中“火灾的城”这个意象的含义。现在我先讲讲我的理解，大家可以边听边思考，思考诗人是因哪个物象，触发了对“火灾的城”这个意象的联想。“从你的灵魂的窗子望进去”，这是个重要的诗句，“灵魂的窗子”在这里是关键词。我们经常用“灵魂的窗子”来形容一个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你的喜怒哀乐可以通过你的眼神来表达。“从你的灵魂的窗子望进去/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我看见了无消防队的火灾的城”，大家知道，中国人的眼睛大多是黑色的，所以是一个“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我看见了无消防队的火灾的城”，此处的所谓“火灾的城”，代表了诗中“你”一种异常激动、激烈的情绪。大家想想，在非常激动或愤怒的情况下，我们的眼神是不是像烧着了一样？所以，所谓“火灾的城”，就是对情绪达到燃烧点的眼睛的一种隐喻。诗人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了诗中“你”的一种疯狂的激情。“赤裸着的疯人们的潮”，这个视觉幻象令人惊心动魄，展示了诗人优异的视觉想象力。

第二节中，诗人从优异的视觉想象力往出色的听觉想象力方向转移。请看这段诗句，“我听见了从那无垠的澎湃里/响彻着的我的名字/爱者的名字，仇敌们的名字/和无数生者与死者的名字。”我觉得这里出彩的地方，是“我”从“你”冒火的眼睛里，听到了内心深处的呐喊，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感受，同时也是浪漫主义的感受。我们大家可以联想到现代派大画家蒙克的一幅画，名叫《呐喊》，画面当中有一个骷髅在呐喊——看过蒙克的《呐喊》，回头再来看《火灾的城》这首诗，就比较容易理解它的意思了。简言之，这首诗表现了

一种极其强烈的生命激情，一种极端的爱与憎的情感。因为感情过于强烈，达到顶点状态了，所以只能采取幻觉意象来传达。

到了第三节，作品有了一个短暂的情绪的反转，就像剧烈的心跳，现在突然变轻缓了。“而当我轻轻地应答着/说‘唉，我在此’时/我也成为一个/可怕的火灾的城了。”这里，“轻轻地应答着”，表面上看起来情绪比较平静，实际上说，“你”的情绪已经深深感染了“我”的情绪，“你”的精神、灵魂状态也感染了“我”，“我”和“你”在这个时候是合二为一的，这个时候“我也成为一个/可怕的火灾的城了”。这个时候，诗的语调显得比较轻快，但越是这种轻描淡写，越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难以控制的也难以言表的激越情绪。诗人用了惊心动魄的、具有魔幻色彩的火灾景象，来表达青年诗人最敏锐、最极端的生命体验。也许我们只有在生命情感极端失衡的时候读这首诗，才能被打动，才有深切的感觉，否则无法感同身受。

这首诗的写作技巧也是很成熟的，可谓举重若轻。第一节是写所见，点出“火灾的城”；第二节、第三节主要是写所闻、所感，第二节的声调震耳欲聋，比较急迫，第三节同样是写声音，但是语调变低了，变缓了，两节诗形成反差，形成了艺术张力。如果该诗完全用高亢的语调进行叙述的话，它就不可控制了，因而它最后以轻柔来展示节奏上的变化。简言之，这首诗在语调、情感的节奏上，达到了某种艺术上的美妙的平衡。通过这首诗，我们发现，纪弦是一个深受现代主义诗学趣味熏陶的诗人，他将现代主义的手法运用得非常娴熟，景象描叙非常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诗人当时才20多岁，就有这么非凡的艺术表现力了。

这首诗，还可以说明纪弦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我认为纪弦是一个重要的诗人，而不只是一个优秀的诗人。重要的诗人同优秀的诗人是有区别的。所谓重要的诗人，是指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甚至可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诗人；而优秀的诗人，是指这位诗人写过不少好诗，但是他的创作没有原创性也没有开拓性贡献，不具备什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纪弦无疑是一个很有原创性并在台湾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现代派诗人，将他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来看，他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